

# 山谷裏的野螺

兒童文學  
小說類第二名  
呂紹澄



\*\*\*\*\*

呂紹澄，臺灣省新竹縣人，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。新竹師專畢業，現服務於新竹縣關西鎮南和國民小學。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，散見各報章雜誌。六十五年曾以「樹梢上的月亮」獲教育部主辦兒童文學創作小說組甲等獎，七十一年又以「山谷裏的蝸牛」獲得小說組第二名。

\*\*\*\*\*

七月十八日

連續下了一個多禮拜的雨，到處都是濕漉漉的。

皮球從沾滿雞屎的矮小雞舍，找了一個空了的肥料袋，戴上斗笠。天還沒有亮，雨已經停了，天空仍然是陰沉沉的，像被人潑過墨汁一樣，皮球走到鴨蛋家，拉開了嗓門。

「鴨蛋！撿蝸牛去。」

「來囉！」

那隻原先是十分潔白，現在沾滿了黃泥巴，變得髒兮兮的矮小北京狗，比鴨蛋更早一步出來，在皮球的四周，忽前忽後的跳躍著。

「該給牠洗澡了。」皮球伸手摸摸狗的額頭。

「這種鬼天氣，替牠洗澡有什麼用，馬上又弄髒了，隨牠去吧！」

皮球和鴨蛋肩並肩走在一起，經過雜貨店門口，牆壁上有一張被雨淋得褪了顏色的紅紙，仍然可以辨認出上面的字。

「本商店收購蝸牛（野螺），每公斤八元」

他們每一次經過這裏，都會忍不住朝牆壁張望，那張紅紙每隔一段時間，主店的主人就會把它更換一張新的，使它看起來更顯眼，表示仍然在「繼續收購」中。

走過了雜貨店，他們轉入一條溪谷，說它是「溪」，實在有幾分誇大，其實是一條山澗，平時是乾涸的，只有在下雨天，才會淙淙的流出泉水，一個禮拜以來，山澗的流量不斷的增加，鴨蛋和皮球沿著山澗旁邊的草地往上走，一路低頭尋找野螺的踪跡。

「我們還差多少錢？」皮球問。

「快了！」鴨蛋一連撿起三、四隻野螺放進袋子裏：「假如買品質比較差的，大概够了。」

「我們要買好的，要買就買好的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

皮球和鴨蛋都很喜歡釣魚，一到假日，必定拿著釣竿去釣魚，學校旁邊有一條終年流水不斷的大河，而且魚蝦很多，不過，很令他們洩氣的是，他們只有簡陋的釣竿，是在山上砍下來的桂竹製成的，笨重而且不方便，彈性也不好，每一次坐在河隄上垂釣，和其餘的釣徒所使用的釣竿比較起來，真是相形見绌，令他們自慚形穢。

「總有一天，我要買那樣的釣竿。」皮球經常這麼說。

「我也要買那樣的釣竿。」鴨蛋也說。

他們所謂「那樣」的釣竿，是可以折疊成好多節，要用的時候才慢慢抽出來的。隔了很久，他們才知道，那種釣竿是用玻璃纖維製成，既長又直，而且十分輕便。鴨蛋和皮球所使用的桂竹釣竿，只有七尺長，釣餌不能甩到河的中央去，只能在淺水的地方釣一些小魚、小蝦，別人所使用的玻璃纖維釣竿，有十二尺、十五尺，甚至十八尺的，可以把釣餌甩到河流的中央，經常釣起比巴掌大得多的福壽魚、鯉魚，這是令皮球和鴨蛋十分羨慕的。

鴨蛋曾經向爸爸提出，買玻璃纖維釣竿的要求，爸爸把臉一沈。

「買什麼釣竿？自己不會賺錢，就不要亂花錢。」

鴨蛋又轉向母親要求，一樣沒有結果，皮球的情況也差不多，家境小康，沒有多餘的錢買奢侈的釣具。

「我們爲什麼不自己賺錢呢？」有一次釣了半天，什麼也沒有上鉤，皮球向鴨蛋提出建議。

「好啊！」鴨蛋說：「我們太小了，能够賺什麼錢呢？又有誰願意雇用我們。」

「只要我們下定決心，一定可以正當的賺到一筆買玻璃纖維釣竿的錢。」

「我們一起想辦法，一起去賺錢，一起買釣竿，將來一起去釣魚。」

「好！就這麼決定。」

兩個人緊緊的握著手，願意爲共同的理想去奮鬥。

他們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。

「我們這裏正需要人幫忙。」工地的老闆望著那一堆磚塊：「大卡車開不進工地現場，我們需要請人搬到工地來。」

「我們可以做到。」鴨蛋拍拍胸脯，其實他的胸脯是扁平的，不像皮球那麼結實。

「這裏總共有一千個磚塊，搬到我指定的位置排好，就給你們工錢，你們要求多少錢？」

「我們是小孩子，你是大老闆，隨便賞點錢就行了，反正建築公司的大老闆不會讓小孩子吃虧的。」皮球說。

「你真會說話，小朋友。」大老闆摸摸他的頭：「四佰塊，你們做不做？」

「當然做。」鴨蛋和皮球搶著說。

四佰塊是一個開始，再有幾次這樣的機會，就可以買到一支玻璃纖維釣竿了。

皮球和鴨蛋立刻捲起袖子，利用一部手推車搬運，一次可以搬運十幾個磚塊。太陽下山的時候，我們已經把所有的磚塊搬運

過去，完成了一件大事，兩個人都吹著口哨回家。

他們真正覺得累，是第二天起床以後，都覺得兩手酸痛，連拿筆寫字都沒有力，上廁所坐在馬桶上，兩條腿不停的顫抖。幸好老闆看過之後，非常滿意，付給他們一張伍佰元大鈔。

「剩下的賞給你們，但是不要亂花。」老闆說。

「不會的，我們要把錢存起來，準備買一支玻璃纖維釣竿。」皮球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好像一支現成的玻璃纖維釣竿擺在他眼前，那樣的叫他興奮。

「釣竿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釣魚迷，不過，我們一直沒有一支好的釣竿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你們那麼賣力。」

他們輪流保管那張伍佰元的大鈔，並不是不信任對方，而是那張伍佰元大鈔就像一盞明燈，看到那張大鈔，彷彿就看到一支漂亮的釣竿，會使他們感覺到萬分的滿足。

他們一直期待工地還有磚塊可以搬，可是一連幾天都在下雨，工地暫時停工了，老闆也好多天沒有來了，他們購買釣竿的基金，始終停留在伍佰元，那僅僅是買一支玻璃纖維竿三分之一的價錢。

這幾天河水上漲，是釣魚最好的時機，河水渾濁，魚比較有安全感，會大口的咬餌，有好幾個人釣上三斤以上的大鯉魚、草魚，而且慕名而來的釣徒越來越多，把河隄都擠滿了，偏偏他們沒有好的釣竿，失去了大好機會。

有一天，他們上學經過雜貨店門口，被商店牆壁上的一張紅紙吸引住了，皮球大聲唸出來。

「本商店收購蝸牛（野螺），每公斤八元」

「鴨蛋！」皮球手舞足蹈的說：「你說奇怪不奇怪，像野螺那樣髒的東西，居然也有人要。」

「不會是商店在惡作劇吧！蝸牛是討厭的東西，扔掉都來不及，怎麼會有人要收購呢？」

「我們先問清楚再說，免得空歡喜一場。」

他們跨入商店的大門，一切都不必懷疑了，裏頭有一個大籬筐，已經裝了不少蝸牛，表示早已有人送來了。

從此以後，皮球和鴨蛋每天放學回家，把書包一扔，拿了一個肥料袋，到處尋找野螺，他們從小在鄉村長大，對野螺的習性十分清楚，野螺喜歡在潮濕、陰暗的地方，鄉下的婦人喜歡在山澗旁邊的草地上，用尼龍網圍一個菜園，是野螺出沒的地方。剛開始，一天可以撿十公斤左右，漸漸的，野螺的數量少了，撿野螺的小朋友却多起來，競爭激烈，每天只能找到二、三公斤，他們爲了買釣竿，只好到更遠的山谷去尋找。這個時候，他們存款的數目已經超過一仟元大關。

「我們可以先買一支釣竿，兩個人輪流釣。」皮球提出建議。

「我也有這個打算。」鴨蛋把目光投向大河：「這幾天河水渾濁，真想去釣個過癮。」

「我們到街上的釣具行問問看，看價錢還差多少？」

他們一同上街去釣具行選擇，看中了一支米黃色十五尺玻璃纖維釣竿，外表非常好看。

「這是高級品，算你們一仟二佰塊好了。」

皮球和鴨蛋盤算一下，存款基金已經有一仟一佰四十五元，光是買釣竿尚差四十五元，但是加上釣鉤、浮標、鉛片、釣線……，至少還差兩佰元。

「我們過兩天來拿好嗎？」皮球說：「我們還差一點錢。」

鴨蛋也說：「請你幫我們保留幾天，等錢湊足了，馬上就來買，到時不能故意漲價喔！」

「三天之內我替你們保留，假如沒有來買，我就賣給別人了，這種高級品銷路很好。」

爲了再湊足兩佰元，皮球和鴨蛋每天提早起床，天沒有亮就起床撿蝸牛，一方面清晨蝸牛較多，等太陽出來大部份都躲到石洞去了，一方面清晨的競爭者畢竟少了許多。

他們沿着河谷的草地往上走，太陽還沈睡在山谷裏，或許已經爬上山頭，被濃厚的烏雲遮住，山谷很靜很靜，只有偶爾傳來幾聲鳥鳴及雞啼，劃破了寂靜，「早起的鳥兒有蟲吃」，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錯，翠綠的山谷升起陣陣炊煙的時候，已經撿了半袋子的野螺。

「我們回去吧！」皮球說：「加上前兩天撿的野螺，錢大概够了。」

他們繞到另一條山路回來，沿途又撿了幾隻，商店的主人秤過之後，加上前兩天的，一共算給他們二佰六十元，終於够買一隻釣竿及釣魚器具了。

走出商店，又開始下雨了。

「真是討厭的雨呀！」皮球看看陰暗的天，把眉頭皺得緊緊的。

「要不是下雨，也不會出現那麼多的蝸牛，我們也沒有足够的錢買釣具。」鴨蛋說。

「看來我們還得感謝老天爺哩！」

「我們什麼時候去把那支釣竿買回來？我一閉起眼睛，就想到那支釣竿。」

「我昨天晚上還做了一個夢。夢見拿著那支釣竿，神氣活現的坐在河隄上釣魚。」

「我們現在就去買回來。」鴨蛋顯得十分興奮。

「這麼大的雨，恐怕沒有辦法去了。」

四面八方的烏雲，好像都一齊擁向這座安詳農村的上空，雨點連綿不斷的掉下來，看它的樣子，好像一排排銀白色的箭枝；聽它的聲音，好像萬馬在奔騰，氣勢十分的雄壯，許多過路的人，都擠在這家窄小的商店走廊下，大家看着不停的大雨，都憂心如焚。

「雨再不停的話，恐怕要造成災害了。」大家都這麼說。

「買釣竿的事，只好等天晴再說。」皮球說：「這麼大的雨誰也上不了街。」

鴨蛋也同意了，兩人撐起雨傘，在傾盆大雨中慢慢的走回家。

七月十九日

整個晚上，皮球都聽見雨點敲打在窗戶上的聲音，叮叮咚咚，玻璃假如是一面小鼓，雨點就是脾氣暴躁的鼓手。

天亮以後，雨仍然沒有停，皮球把那筆買釣竿的錢數了又數，一共是一千四百零五元，心想：等天晴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買釣竿。

吃過午飯，皮球習慣性的睡了一個短暫的午覺，起床以後，去找鴨蛋，打開大門，自己都嚇了一跳，門前的一條排水溝，夾雜著污泥，凶猛的向下急沖，連馬路也被洪水覆蓋，分不清那裏是水溝，那裏是馬路了。

「皮球！」媽媽在外面喊他：「我們把水溝疏通一下，水就要淹到客廳了。」

皮球這時才覺得事態嚴重，小心翼翼的涉水而過，水位幾乎到達他的膝蓋，幾次沖得他站不住腳。媽媽正拿著鋤頭疏通水溝，把平時積存的垃圾撈起來。皮球知道什麼地方有破爛的臉盆、水桶，阻礙了洪水的宣洩，就捲起袖子，在污水中摸索，很快的撈起了幾塊塑膠板，洪水可以順利的流出，水位也降低了許多。

「爸爸呢？」

工作告了一個段落，皮球想起一個下午都沒有看到爸爸。

「到田裏去了。」媽媽說：「聽說田也積水了。」

皮球撐起雨傘，去找鴨蛋，却在半路上碰了頭。

「你家有沒有怎樣？」鴨蛋問他。

「中午的時候，客廳差一點進水，現在已經退了。」

「我家積了那麼高的水。」鴨蛋比著自己的腳踝：「冰箱椅子墊高起來，不然早就報銷了。」

「我們去看大河的河水，一定漲得很高。」

「我也正想去，聽說水位快要淹過河隄了。」

「我們去看看。」

他們用跑步的方式，跑到大河上的一座水泥橋，那裏擠滿了關心橋樑及河隄安危的人，他們都露出憂慮的表情。河隄的另一邊是一片良田，要是河隄沖垮了，情況就不堪設想了。

河水比平時上漲了幾十倍，澎湃洶湧，看過去汪洋一片，十分嚇人。

「垮了！垮了！」有人高聲喊叫。

人羣中起了騷動，大家都伸長脖子，長達三百公尺的河隄，中央的部份，已經被洪水沖開了一道缺口，澎湃的河水不斷的朝那個缺口擠過去，缺口不斷的擴大，兵敗如山倒的樣子，大概和這次的洪水沖毀河隄一樣，一發不可收拾，短短的幾分鐘，河隄被沖得支離破碎，洪水從河隄分岔爲兩條，從一大片的良田上席捲過去，良田成了河床，上面有滾滾滔滔的洪水。

「危險！快走！這裏也垮了。」

有人大聲的提出警告，橋樑的引道開始崩潰，大家紛紛往後退，一直到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來，橋樑兩端的引道，也在轉眼間被沖垮，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橋，像是中流砥柱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也包括許多因交通中斷而被圍困的旅客，都露出焦急的表情。

這座橋樑是村子對外交通唯一的門戶，引道被沖毀，這個村子成了一座孤島，皮球想起爸爸去田裏，不知道回來了沒有，心中納悶，向鴨蛋打個招呼就回去了。

媽媽告訴他，爸爸剛剛打電話回來，因爲交通中斷回不來了，只好住在姑媽家，不必擔心他的安全，等河水退了就回來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，通往村子的電桿被洪水沖斷，電力公司的人員無法搶修，電話也不通了，大地被罩上一張黑色的網，有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。

皮球家對面的「民衆活動中心」，有很多人在那裏，原來是外鄉來的旅客，被困在這座孤島上，村長安置他們在這裏過夜，都顯露出疲倦，無奈的表情，幾位小孩子依偎在爸爸媽媽的胸前，一直喊肚子餓，爸爸媽媽只能哄哄他，商店裏可以充飢的餅乾

早被搶購一空了。

「他們是需要被幫助的。」皮球想。

「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呢？」皮球一面吃飯一面想。

媽媽在屋子裏點上了幾根蠟燭，那是老早買好備用的，現在正好派上用場，屋子裏有了一線光明。

「媽媽！」皮球說：「民衆活動中心有好多人在那裏，沒有蠟燭，也沒有飯吃，好可憐喔！」

「都是過路的旅客吧！」

「是呀！交通中斷了，他們都回不去。我們弄點吃的東西給他們好嗎？」

媽媽停下工作沒有回答。

「商店裏好像還有麵粉，我們可以做些饅頭，媽！妳做的饅頭挺好吃的。」

「你爸爸不在家，我身上沒有那麼多錢買麵粉，再說，做饅頭也要一段時間發酵，不是馬上就能做好的。」

「錢我有。」皮球遲疑了一下：「不過，是和鴨蛋共同賺來準備買釣竿的。」

「拿去買麵粉你捨得嗎？」

「爲了幫助別人，我捨得，只是鴨蛋不曉得會不會怪我？」

「這樣好了，虧你有這麼好的心腸，先去買一袋麵粉回來，我做些蔥油餅給他們充飢，等爸爸回來，再把買釣竿的錢還給你們。爸爸不還錢，你只好再去檢蝸牛了。」

「好！就這麼決定。」

皮球和媽媽撐起雨傘，點亮了手電筒出門，四野一片漆黑，母子兩人費了很大的勁，才買回來一大包麵粉。

他們馬上動手，蔥雖然少了一點，但是也香味可口，皮球撐著雨傘，把第一批煎好的蔥油餅送到民衆活動中心，又帶去了幾根蠟燭，那些受困的旅客，把皮球比喻成雪中送炭的聖誕老人，使皮球覺得愧不敢當。

「有誰願意幫我媽媽的忙？她一個人忙不過來。」

立刻有幾位婦人表示願意幫忙，到了皮球家，用兩座瓦斯爐，再加上一座用柴燒的大鍋子，「三管齊下」，蔥油餅香味四溢，皮球把第二批送到民衆活動中心的時候，發現多了十幾件棉被，皮球拍拍自己的頭，真是忙昏了，怎麼沒有想到他們也需要棉



被禦寒，幸好有人想到送來了，不然他們即使填飽了肚子，也要受凍一個晚上。

據受困的旅客告訴他，聽說是一名小朋友，知道這裏有許多人需要棉被，就冒著大雨挨家挨戶去通知，請那些有多餘棉被的人自動送到民衆活動中心，大家被他的誠心感動了，像在冰天雪地保護一把火種一樣，用塑膠布把棉被綁好，以免淋濕了，小心翼翼的送過來，這位小朋友叫什麼名字，大家都不曉得。

皮球就心的是，鴨蛋要是責備他擅自自動用買釣竿的「公款」，他不曉得要怎麼解釋？鴨蛋會不會原諒他？那些錢是他們磨破皮搬磚塊，檢鏽兮兮的野螺換來的，每一塊錢都是十分辛苦的呀！

這一夜，雖然外面風雨瀟瀟，可是民衆活動中心却有溫暖，這份溫暖是皮球和那位不知名的小朋友共同帶去的。

七月二十日

雨終於停了。

「鴨蛋！」皮球急著去找鴨蛋，鴨蛋也急著找皮球，兩人在民衆活動中心前面碰了頭。

「皮球！」

「鴨蛋！」皮球歉疚的說：「對不起！我把買釣竿的錢用掉了一部份。」

「你買麵粉煎蔥油餅的事，全村子的人都在讚揚，村長還說，要把這件事告訴前來採訪災情的記者，請他刊在報上呢？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真的，買釣竿只能滿足我們兩人的需要，可是蔥油餅却滿足了幾十人的需要，這是整個村子的榮譽，皮球！這件事你真的做對了。」

「對了！鴨蛋！昨天晚上有一位小孩子，挨家挨戶請大家送棉被過去，他們才不會受寒，那位小孩子是誰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鴨蛋紅著臉說。

「他冒著危險挨家挨戶去跑，才應該受到讚揚，我和他比起來，可以說是微不足道，鴨蛋！我一直懷疑那位小朋友就是你。」

「不！不是我！我……我我不知道。」鴨蛋突然變得有點口吃。

「就是他！」

一聲蒼老的聲音傳過來，皮球和鴨蛋回過頭去，村長不曉得什麼時候站在背後。

民衆活動中心的大門打開了，有一大羣人走過來，就是昨天晚上在那裏過夜的旅客，皮球和鴨蛋同時認出最前面一位禿頭的胖子，就是曾經雇他們搬磚塊的工地老闆，想不到這一次他也被大水圍困了。

「村長已經把事情都告訴我們了。」老闆說：「你們的精神太叫人感動了，整個村子的人都將以你們爲榮，我送你們一人一套完整的釣具，包括帆布袋、釣竿、箱子……作爲答謝，過幾天我親自送過來。」

大夥不待他說完，把皮球和鴨蛋都舉起來，拋在空中，皮球和鴨蛋高興得眼淚都滾出來，像雨點一樣的落下。